

# 冊十五

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撰者 清 陳森 撰  
 卷 冊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編號 D8664900

品花寶鑑

第一回

史南湘製譜選名花

梅子玉聞香驚絕豔

京師演戲之盛。甲于天下。地當尺五天邊。處處歌臺舞榭。

人在大千隊裡。時時醉月評花。真乃說不盡的繁華。描不

盡的態。一時聞聞見見。怪怪奇奇。事不出于理之所無。

人于情之所有。遂以遊戲之筆。摹寫遊戲之人。而游

戲。最難得者。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與幾箇潔身自

彩色畫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品花寶鑑

第一回

K2982  
(15)



双紅堂  
小説  
62(15)

科2982

(15)

品花寶鑑

第四十三回

蘇蕙芳慧心瞞寡婦

徐子雲重價贖琴言

話說琴言是晚聽姬亮軒烏大傻說了多少瞎話更加煩悶。幸他們就出去了。候到二更不見寶珠素蘭過來。只得睡了一夜無眠。到了次早。即叫小使去請他二人來。是日素蘭清早已為王文輝叫去。少頃寶珠過來。寶珠道。昨日失候。我到三更後纔回的。他們也忘了。沒有對我講。方纔

你們五兒說起來方知道兩三天總不見你。爲什麼不出來散散悶。今日度香約賞杏花。咱們可同去了。琴言道。可以我這兩日偶然感冒。覺得疲倦。今日也想出去散散。且假期已滿。也要打算進城了。寶珠道。再歇兩天進去。也不要緊。進去了。咱們又會少離多了。琴言道。近來倒有件難事。我竟沒有主意。故請你與香晚來商量。怎麼代我想箇法兒纔好。寶珠道。什麼難事。你且說來。但你想不到的。只怕我也想不到。琴言道。昨日我那師娘問我進華府時。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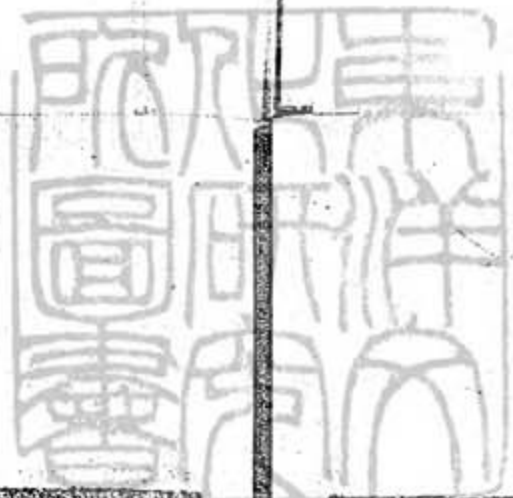
公子對你師父是怎樣講的。可曾得過他家的錢。又說家中一年的澆裹。須得兩千四百吊錢。要我給他二百吊錢。一月說定了。方叫我進城。我想去年原爲奚十一的事。送我進去。我進去了。也沒有見着師父。不知其中是怎樣的。今師娘忽然問我要二百吊錢。一月叫我怎麼打算得出來。又要我去對華公子講。又說師父死了。我就變了心。又說華府也沒有花過三千五千兩。如今要我去對公子講。要他出三千銀子。與我出師。出了師。纔不要我的養膳。不

然這一輩子就要定在我身上過活。我想如今又不出去應酬。靠著府裏節下賞一點東西。如何一月積得上二百吊錢。你是明白人。這話可以對公子講得麼。不是件難事。師娘又不曉得其中的難處。一味的問我要錢。你替我想一想。有什麼法子。我是一無主意。寶珠聽了。亦以為難。躊躇了一回。說道。一年要二千四百吊。三年也就三千兩了。這養膳二字。是沒有盡期的。華公子性情不常。未必靠得定。若要他出師。或者看他高興。倒能。但也須有箇人去與

他說。還有一層。他既與你出了師。你這人就算他的人了。以後就由不得你。只怕就要在他府裏終局。這是要你立定主意的。琴言道。這些事。我也想過。但此時雖沒有與我出師。我也不能自主。寶珠道。若有人與你出了師。你以後怎樣。還是在外呢。還是愿進華府去呢。琴言道。此時我也不能定。且出了師。再打算出府。寶珠笑道。人家只有一出。你今有兩出。不要將來犯了七出。琴言也笑了。只見素蘭走來。琴言寶珠讓坐了。琴言道。你早上那裏去。素蘭道。今

早王大人叫我去。我當是什麼緊要事。原來狠不要緊的。一句話。我與劍潭庸菴談了一會。方纔到家。知道你請我。不知有何差委。寶珠將方纔的話。與素蘭講了。素蘭拍手笑道。果然果然。不出我們所料。我真佩服他。據我說是出師的妙。你且應承他出師。琴言道。好容易的話。你倒輕輕的一口斷定了。這三千頭打那裏來。我豈能去對華公子講的。素蘭道。定要三千二千呢。可以不可以。寶珠道。這事有點邊兒了。請你來商量。你第一句答應出師。第二句就

劈斷銀價。這是胸有成竹的話。豈不是可成麼。琴言道。也要箇旁人去說。三千二千我也不能對他講的。寶珠問素蘭道。就算只要二千。你有何高見。倒要請教請教。素蘭道。這件事。我與一箇人。十天前已想到。而且商量了一回。但是未必然之事。所以沒有對人講起。寶珠道。你說佩服的是誰。素蘭道。那一天我與媚香閒談。偶然講起玉儂來。媚香說他師娘。素蘭說到此。便從窗外望了一望。說道。此處說話那邊聽不真麼。琴言道。聽不見的。素蘭道。媚香說他



師娘與他師父一樣利害。只怕這一輩子要靠玉儂身上。玉儂雖不唱戲。究竟沒有出師。若論玉儂的錢。也就不少。看來此時未必有存餘。若四五千吊錢。可以出得師。我們代他張羅張羅。或是幾箇相好中湊湊。也可湊得一半。就說的是你。王氏弟兄瘦香佩仙等。想沒有不肯的。若能湊出一半。那一半就容易了。寶珠道。出師之後怎樣呢。素蘭道。那倒沒有商量到這一層。只要出了師。這身子就是自己的了。那自然由得你。寶珠道。若在華府中。也與不出

師一樣。由不得他。素蘭道。華公子也沒有買他。他師父當日又沒有寫賣字給華府。怎麼由不得他。難道在那裏一世麼。寶珠道。此處說話。倒底不方便。我們何不同去找媚香商議。一同到度香處看看杏花。連碧桃也開了許多。不知今年節氣這麼早。我記得碧桃往年是三月中開的。度香今日也不請客。我們幾箇人去談談。未嘗不可。琴言也甚樂從。換了一身衣服。一面叫套了車。素蘭寶珠都是走來的。二人便吩咐跟班回去套車。並吩咐所帶的衣服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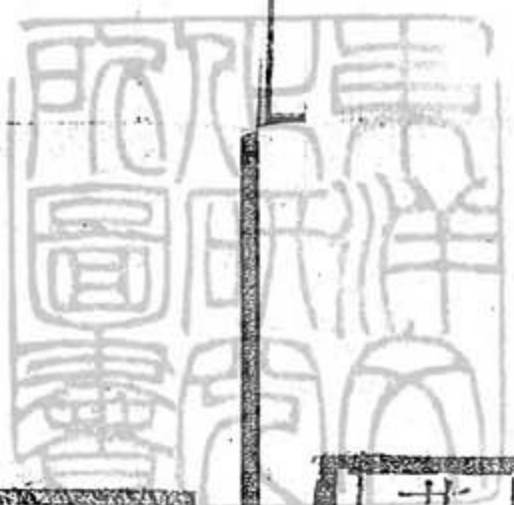
到蘇家佩香堂來。二人卽同坐了。琴言的車到蕙芳寓處。卻值蕙芳在寓。三人進內。只見蕙芳在書桌上。看著幾本冊頁。見他們進來。笑面相迎。說道：今日可謂不速之客三人來。三人笑了一笑。且不坐下。就看那冊頁。寶珠先搶了那本畫的。那兩人也湊著同看。有山水。也有花卉。卻畫得甚好。原來蕙芳新求屈道翁畫的。看到末後一頁。是一箇美人倚闌惆悵的光景。闌外落花滿地。雙燕飛來。像是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的詩意。琴言觸動了當年那箇燈

謎。忽忽如有所感。看題著一首絕句。琴言默念是

春色關心燕燕飛。杏花細雨不沾衣。倚闌獨自增惆悵。

芳草天涯人未歸。

又將那一本字也看了。蕙芳讓三人坐下。問道：你們還是不約而同。還是約了同來的。寶珠道：約齊來的。我們同到度香處看杏花罷。蕙芳道：今日又有局嗎。寶珠道：局是沒有。也算箇不速之客何妨。蕙芳點頭笑應。素蘭寶珠的衣服與車都來了。二人卽換了衣服。蕙芳進內也換了。又問





道。你們同來。竟一無所事。單爲看花麼。素蘭道。事有一件。到怡園再講罷。蕙芳道。何不先講講。此刻還早。到度香處。尙可略遲。素蘭就將琴言的師娘要他出師的話。略說了幾句。蕙芳道。何如我前日對你講。你還說這也未必然之事。誰知竟叫我說著了。但要辦這事。其實也不很難。就怕娘兒們的說話。不作準。一會兒又不愿了。或是說定了數目。又要增添起來。且誰去與他講呢。素蘭道。那倒不要緊。就是我們也可以去講的。蕙芳道。既如此。且到怡園再商。

量罷。于是一同上車。徑往怡園來。進了園。看不盡絳桃碧柳。綠水青山。過了一座紅橋。繞了十重綺戶。纔到東風昨夜樓邊。只聽得樓上清歌檀板。有人在那裏唱曲。四人便住了腳步。聽像度香的聲音。唱著一支懶畫眉。四人細聽是。

慢說 瑤臺月下幸相逢。又住了 羣玉山頭第一峯。耐宵

參橫月落冷惺忪。又朝朝 銅瓶紙帳春寒重。且請試消

息生香一線中。

衆人聽不出什麼曲本上的。覺得笛韻淒清甚爲動聽。聽得子雲笑道。倒底不好。還是你來。我來吹笛。又像次賢唱道。

則這

勾闌星月夜朦朧。

聽盡了

曲唱江城一笛風。

相和那

簾鉤敲戛玉丁冬。

引入

離愁離恨的

梅花夢。

作到

月落

參橫蕭寺鐘。

四人正在好聽。忽然止了。聽得次賢說道。其實唱起來音節倒好。又聽得子雲說道。何不將工尺全譜了教他們唱。

起來。四人知道不唱了。齊走進去。書僮匆忙上樓通報。寶珠等走上扶梯。進得樓來。次賢子雲笑面相迎。見了琴言。蕙芳等更加歡喜。說道。今日倒料不著你們來。寶珠道。都是我請來的。又對次賢道。瘦香身子不快。不來了。琴言于此樓還是初次上來。見這樓灣灣曲曲。層層疊疊。有好幾十間。圍滿了杏花。有三層的。有兩層的。五花八門。暗通曲達。真成了迷樓款式。又望見前面的桃花塢。隔了一座小山。一條清溪。那杏花已是盛開。碧桃還只半含半吐。連著

那邊杏花就如雲蒸霞蔚一般看樓中懸著一額。是東風昨夜樓有一副長聯看是。

一夜雨廉纖。正燕子飛來。簾捲東風。北宋南唐評樂府。

三分春旖旎。問杏花开未。窗間青瑣。紅牙白紵。選詞

場。

次賢子。壽着他四人。今日打扮分外好看。艷的艷。雅的雅。倒像有心比賽的一般。此刻都還穿著小毛外褂。琴言是元狐耳毯。寶珠是元狐抓仁。蕙芳是雲狐抓仁。素蘭是骨



牌塊雲狐乾尖。四人相對就是珊瑚玉樹交枝。瑤草琪花弄色。覺得樓外干枝紅杏。比不上樓中四箇玉人。次賢子雲雖時常相對。此刻亦還顧盼頻頻。子雲道今日無肴。只是小飲。你們餓了。就喫起來罷。蕙芳道我真有些餓了。子雲吩咐先拿幾樣點心來。隨後就擺了幾樣肴饌。大家小酌。寶珠道方纔聽你們唱的是什麼曲本。音節倒像狠熟。而曲文卻沒有見過。次賢道這是我當年一箇好友製了一部梅花夢的曲本。有二十齣戲。前日從書箱內找出來。

將九宮譜照著他的牌子。填了工尺。倒也唱得合拍。卻只填了這一齣入夢。其餘不知唱得唱不得。明日與你們班裏的教師商量。可以譜他出來。蕙芳道。那倒可惜了。我聽這曲文甚好。還是你自己按譜罷。若與我們教師。他便亂塗亂改。要順他的口。去的去。添的添。改倒不通。而後止。若能移宮換羽。兩下酌改就好了。除非要請教那位屈先生。次賢道。他偏這音律上。不甚講究。彈琴之外。一無所好。你與他講。他又說三代之後。樂已亡。故將樂記併入禮記。四

且皆笑。子雲道。我今日得了些江瑤柱。但是乾的。作起湯來。雖不及新鮮的。比那尋常海味。還好些。琴言道。我聞新鮮荔支。與江瑤柱。別有滋味。不同凡品。若那乾荔支。也就沒甚可愛。還比不上桂圓。那乾江瑤。不知是怎樣的。蕙芳忽然大有感慨。呆呆不語。俯首若思。子雲頗覺詫異。見他是個儻詼諧慣的。何以忽然如此。次賢問道。媚香有什麼心事麼。蕙芳道。沒有。子雲道。方纔很高興的。此刻為何不樂呢。寶珠等也看出蕙芳有些不快。蕙芳不語。停一會說。

道花能開幾日。次賢接道。七十年。蕙芳道。何以能七十年。次賢道。人生在世。以七十年算。活一年。開一年。蕙芳道。今年的花。不是去年的花。子雲道。有去年花。就有今年花。蕙芳又道。今年的花。留得到明年。麼。子雲道。看留的人怎樣。素蘭道。你們忽然學起參禪來。琴言道。據我看。是開花不如不開好。寶珠道。何故。我說花謝不如不謝好。蕙芳道。不謝也是不謝的花。你聽玉儂說。荔支鮮的時候。何等佳妙。及乾了。便覺酸得可厭。何以形貌變而氣味也會變呢。大

約人過了幾年。也就清而變濁。細而變麤。甘而變酸了。寶珠接道。就是酸些。也是妙品。總比俗味強多了。說得三日齊聲嘆息。次賢子雲頗覺得意。蕙芳又道。我們要看靜宜到七十歲時。還是這樣不是。次賢笑道。春華秋實。各有其時。就是荔支鮮的時候。配得上楊玉妃。如今乾了。也還配得上屈道翁。總還在棗栗之上。說得大家笑了。子雲道。這一比。雖切。然究竟委屈了道翁。他卻不酸。還比爲乾江瑤罷。次賢道。那更委屈了。你是浙人。自然誇贊江瑤。若說那

乾江瑤真像那從良老妓。回憶當年姿態全無。餘腥尙在。寶珠問次賢道。食品之內。究以何物爲第一次賢道。我口不同於人口。不敢定。以我所好。以魚爲第一。琴言蕙芳皆道。說得是。次賢道。食品中也分作幾樣。如人品不同。有仙品。有神品。有逸品。有妙品。有宜烹龍煮鳳。有宜吸月餐露。使其相反。兩不爲佳。故往往我說這樣好。他說這樣不好。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大概是論易牙所調的味。皆合人之口味。若今日的厨子。也就單合他自己的口味。

子雲道。正是。譬如去年那箇熊掌。真真糟蹋了。怪不得。晉靈公要殺宰夫。想是他也剩這一箇。若還有幾對留著。也不至恨到如此。說得合席皆笑。寶珠對琴言道。上一回對戲目的對。你出四箇字的。以後我也想著一副。琴言道。是什麼。寶珠道。游湖借傘。搜山打車。琴言道。真好。工穩之極。蕙芳道。就是別母亂箭。可以對訓子單刀。素蘭道。這麼對。還有鬧朝撲犬。也可對得。打店偷雞。子雲笑道。倒底他們記得熟。可以不假思索。次賢道。自然我們雖也記得幾

箇究竟。是半生半熟的。子雲道。我有一箇擺骰子的頑意兒。試試你們的心思。叫取三顆骰子來。蕙芳道。又是那箇飛曲文的麼。子雲道。不是這容易多著呢。將三顆骰子擺成一句詩。色樣隨你算。譬如四可以算人。也可以算花。三可以算水。也可以算風。像什麼。就算他什麼。這不狠容易麼。我與靜宜喝酒。你們擺來。寶珠便接了過去道。待我擺擺看。不知擺得出來。擺不出來。便擺了一箇么。一箇四。一箇五。口中念道。

日邊紅杏倚雲栽。

次賢子雲都贊道。擺得好。這五算雲。更覺典雅。我們賀一杯。素蘭將骰子抓過去道。我也擺一箇。擺了三箇紅。念道。紅杏枝頭春意鬧。

子雲也贊了好。這三箇紅。都得箇鬧字意。卽對次賢道。我們也賀一杯。蕙芳道。枝頭兩字似欠著落。卽擺了一箇四。兩箇五。念道。

一色杏花紅十里。

子雲道。這箇更擺得好。狀元歸去馬如飛。此是湘帆的預兆。我們公賀。就是媚香也應賀一杯。蕙芳聽子雲說得好。也覺喜笑顏開的。飲了一杯。琴言取過骰子。擺了一箇四。兩箇三。說道。你們都說杏花。我卻說句桃花。念道。  
桃花流水杳然去。

子雲道。很好。原沒有限定杏花。各樣皆可說得的。與次賢各飲了一杯。寶珠擺了兩箇三。一箇么。念道。

雙宿雙飛過一生。

子雲與次賢贊了。飲畢。蕙芳搶過來。接著擺了兩箇六。斜擺了一箇四。素蘭笑道。你們看他這麼忙。搶了我的去。又擺出這箇色樣。定有箇好句出來。蕙芳便念道。

珍珠簾外向人斜。

大家一齊贊道。好箇珍珠簾外向人斜。擺得真像。合席各飲一杯。素蘭擺了兩箇六。一箇四。念道。

十二樓中花正繁。

次賢子雲也飲一杯。琴言擺了兩箇么。一箇三。念道。



一一歸巢卻羨鴉。

次賢把琴言。瞅了一眼。心中暗忖道。今日玉儂出語。甚是頹唐。爲何他偏說這些句子。後來大家亂擺了一陣。有說得像的。也有說得不像的。大約今日擺的要推蕙芳第一了。喫過了飯。又下樓逛了一會。過了小山。過了石梁。便是留春塢。就在留春塢內。黃茗清談。寶珠對子雲。將琴言的師娘要他出師。及蕙芳素蘭的主意。說了一遍。子雲道。若果如此。倒也很好。便問蕙芳道。你們有這力量。作此義舉。

麼。蕙芳道。若說力量。原也勉力。但集腋成裘。也還容易。我與瑤卿香畹三人。可以湊得六百元。王氏弟兄。佩仙瘦香。可以湊得四百金。次賢道。我來一分。出二百金。前舟可出三百金。庸菴竹君二人。可出三百金。瘦香湘帆劍潭。不必派他。湊起來。已得一千八百了。若要三千。還少一千二百兩。不消說是度香包圓了。子雲道。難道華星北倒乾乾淨淨。一文不花。這麼便宜。蕙芳道。據我說。不必要他出錢。如今與他講。就是一總要他拿出來。他也肯。但是玉儂只好

在他家一輩子了。子雲點頭道。說得是。我想你們都不甚寬餘。一時仗義擠了出來。恐後來自己受困。如今通不用費心。在我一人身上。只要你們去講。講妥了。銀子現成。叫他們來領就是了。但以速成爲妙。一來玉儂假期已滿。也不宜常在外邊。適或進去了。再找他出來也費事。明日你們就去儘其所欲。自無不妥的。三旦皆應了。幾箇是琴言。見子雲如此仗義。感激不盡。不覺流下淚來。便跪下拜謝。子雲連忙攙起。見琴言如此光景。頗覺惻然。說道。玉儂何

必傷感。我看你終非風塵中人。不過一舉手之勞。何足稱謝。三旦見琴言的悽惻。是生于感激。子雲的慷慨。是生于憐愛。都也棧觸起來。淚珠欲墮。子雲問道。這話誰去講呢。須得箇老成會說話的。若你們去。恐不中用。蕙芳道。此事少不得葉茂林。玉儂是他同來的。又是他教的戲。他也老成會說話。琴言連連點頭道。必得他去纔妥。子雲道。旣如此。你們早些回去罷。今晚就請葉茂林去講妥了。我明日聽信。碰玉儂的運氣何如。我宅裏還有點事。不能陪你們。

要過那邊去。子雲帶了家人先出園去了。回到住宅這邊。四旦箇箇喜歡。辭了次賢也同去找了葉茂林。告知此事。茂林一口應承。又對蕙芳道。停一會你與我同去。我年紀老了。笨嘴笨舌的。恐說不圓轉。你在旁幫箇腔兒。那位慶奶奶嘴裏好像畫眉哨的一般。我有幾分怯他。蕙芳道。人說他倒是箇直性人。順了他的毛。倒也易的。狠的。琴言寶珠素蘭先回去了。蕙芳與茂林練了一番話。約定晚飯後同去。蕙芳也便回來。卻值田春航來看蕙芳。蕙芳卽與他

喫了飯。談了一會。春航去了。茂林已在外邊候了多時。定更後了。茂林提了燈籠。照著蕙芳。到了長慶家。也不找琴言。找了伍麻子。請了長慶媳婦出來。蕙芳見他紮了白包頭。穿了孝衫。下面倒是條水綠紬褲子。白布弓鞋。黃瘦臉兒。長挑身材。三十來歲年紀。像箇嘴尖舌利的人。見了蕙芳。卻不認識。問茂林道。這位是誰。茂林道。這是班裏的蘇大相公。蕙芳上前見了禮。叫了嬌娘。長慶媳婦還了禮。請他坐下。問葉茂林道。你們二位。什麼風吹進這冷門子來。



茂林笑嘻嘻的說道。竭誠來與嫂子請安的。爲我曹大爺沒了。嫂子究竟是箇不出閨門的婦道家。適或外面有什麼使喚我處。可以叫伍老麻來說聲。我是閑著。儘可効勞。長慶媳婦道。哎喲喲。言重言重。多謝你看顧我們的好心。我想我們當家的在日。那間屋子裏。一天至少也有十幾箇人圍著那盞燈。一箇起來。一箇躺下。倒像吏部裏選缺一樣。挨著次序來。到他死了。不要說是人。連狗也沒有一箇上門。那兩箇孩子也不好。麻子又慳頭慳腦的不在行。

我想這箇門戶也支不起。心上想另作別計。我娘家在揚州。娘今年纔五十歲。大兄弟開了箇估衣鋪。聞得狠好。我想回去。手內又沒有錢。你兄弟在日。是東手來。西手去。不要說別的。單這一盞燈。一年就一千多吊。還有別樣花消。一家的澆裏呢。這兩箇傻孩子。賠飯賠衣裳。一月掙得幾箇錢。昨日有兩箇生人來打茶圍。他們就留他喝酒喫飯。喫了就走。麻子跟了他去。纔開發了三吊錢。你想這買賣還作得作不得。想起來直燥死了人。葉茂林道。如今事情

品花寶鑑 第四十三回  
也難不比從前了。都是打算盤的。你看那家裏。到沒  
有人來。就是空坐的多。喫酒的少。你方纔說回南的主意  
倒好。究竟是箇婦道家。住在京裏。無親少故的。要支持這  
箇門戶。原也不容易。不如帶幾千兩銀子。與令弟開箇大  
鋪子。倒是箇上策。長慶媳婦笑道。哎喲喲。你倒說得好。若  
有幾千銀子。我也不著急了。原是爲的兩手空空。所以爲  
難。我前日不是和琴言商量麼。我說我要靠你的了。你去  
對華公子說。可一月給我一百吊錢。他又說不能也不敢。

去對他說。我說你旣不能拿錢回來。難道將我吊在西風  
裏麼。況且華公子在他面上。也沒花過什麼錢。我說你何  
不請箇人去對他講。拿箇三五千兩銀子。來出了師。以後  
就由你怎樣。我有了這一總銀子。也可過得一世。自然不  
向你養老送終了。他又支支吾吾的。沒有爽爽快快的  
一聲。蕙芳道。嬌娘果然要他出師麼。如今倒有箇奏趣的  
人。今日原爲著這件事。來與嬌娘商量。長慶媳婦道。是那  
一處人。現作什麼官。蕙芳隨口說道。是箇知縣。是江南人。

這箇人甚好。就是不大有錢。前日見了琴言。狠贊他。想他作兒子。所以肯替他出師。昨日與我們商量。若要花三五千兩。是花不起的。三千吊錢。還可以打算。長慶媳婦口裏。哎喲了幾聲道。三千吊錢。就要出師。你想那琴言去年唱戲時。半年就得了正萬吊錢。如今與他出師。這箇人就是他的。他倒幾箇月。就撈回本來。嘖嘖嘖。有這便宜的事情。我也去幹了。茂林道。嫂子不是這麼說。譬如還唱戲呢。原可以掙得出來。若買去作兒子。是要攻書上學娶親。只有

賠錢。那裏能掙錢。況且這箇人是善人。成全了他也好。長慶媳婦道。我也不管什麼。只要他花得起錢。能依我的數。就教他來出師。蕙芳道。嬌娘你倒底要多少錢。說箇定數。兒我好去講。或是添得上來。添不上來。再說。長慶媳婦道。老老實實。是三千兩上好紋銀。我也肯了。他能不能。他若不能。我還候著華公子。他是箇有名花錢的主兒。或者一萬八千都可以呢。不然還有徐老爺。他是愛他的。更好說話。我忙什麼。蕙芳冷笑道。嬌娘但聽華公子的聲名。三千

五千兩。原不算什麼。但是華公子近來不甚喜歡他。非但不肯替他出師。只怕還要打發也是來。嬌娘在外頭如何知道。我們是常到他府裏去的。如今是一間閒房給他住著。也不常使喚他。新年我們去叩歲。公子每人賞一箇元寶。何以他倒沒有賞呢。那一日我見他箱裏一總只得六十幾兩銀子。還是去年中秋節積到如今。纔積得這點東西。那徐老爺近來不比從前。也有些煩了。況他與徐老爺終是冷冷的。徐老爺肯替他出師也早出了。不等到今日。

除了這兩個人。你想要二百吊錢一月。否則三千銀子出師。能不能。嬌娘是明白人。難道近來在家一箇多月了。還看不破他心事來。遇著這箇機會。我們去說。叫他再添些。嬌娘也看破些。與自己親兒子一樣。讓些下來。兩邊一湊。也就成了。三千吊錢原少。二千銀子。我可保得定的。長慶媳婦道。你來說。更要爲顧著我。也不可丟了你們紅相公的身分。如今這麼樣罷。殺人一刀。騎馬一跑。要爽快。我雖是箇梳頭裹腳的婦人。卻不喜跣跣踏踏。我讓二百兩。二千

八百是不可少的。茂林見他口風有些鬆了，對蕙芳道：「如今這麼樣，你去對那位老爺說，只算他照應了孤兒寡婦，行好事也是陰德，叫他出二千四百銀，我們中間人不要他一箇錢謝儀，都貼在正數內。慶嫂子你也不必板住了。事體以速爲妙，一二日成功了，也叫慶嫂子爽快。他是直性人，作不得轉灣事。長慶媳婦心內細想，萬一華府打發出來，這孩子又強不肯唱戲，也是不好。就是徐老爺，他心上人也多，不如應許了罷。二千四百兩已有六千吊錢，也

不算少了。主意已定，口中還說要添，經不得葉茂林這箇老頭子倒是一條軟麻繩。嫂子長，嫂子短，口甜心苦，把箇長慶媳婦像箇燥頭驢子似的，倒捆住了，只得應允。蕙芳道：「你倒擔承了，不知那邊花得起，花不起。若真湊不起來，倒叫嬌娘見怪，空費了半天唇舌。」茂林笑道：「你倒胆小，就是他湊不上來，短了一千八百，你這箇紅人兒替他張羅。張羅直什麼事，橫豎他也不至負你。」蕙芳道：「只好如此。且看緣法，於是約定了明日早飯後，就有回信，如成了，就送



銀子來。並要這邊寫張字據給他。一番話也講到三更天了。蕙芳便請長慶媳婦進內。他們還要到琴言處談談。長慶媳婦謝了一聲。先進去了。心裏想道。姓蘇的這小雜種。好不利害。二千四百兩從三千吊錢添起。我若軟一點兒。就被他欺定了。內裏他倒想賺一注大錢。這般可惡。自言自語的也就睡了。蕙芳與茂林到琴言房內。把事講定了。的話與琴言說了。琴言甚是喜歡。只候明日就可跳出樊籠了。蕙芳與茂林也就回去。明日一早。蕙芳就到怡園子。

雲尚未過來。在次賢處等候。一連兩起的人將子雲請了過來。說明此事。子雲也甚喜歡。就傳管總的叫他去開了二千四百兩的一張銀票。格外又一張五十兩的。賞與茂林。蕙芳也不耽擱。急忙回去喫了飯。找了茂林。先將五十兩送了他。茂林感激不盡。卽同到長慶媳婦家來。蕙芳說費了多少力。他纔湊了一千九百兩。我代他借了五百兩。一總開了一張票子在此。請收了。茂林就代寫一張字據。與琴言收執。長慶媳婦見事成了。纔備了幾箇碟子。請茂

林蕙芳叫琴言陪了小酌。蕙芳道：我喫過飯了，不消費心。葉先生請獨用罷。卽對琴言道：你去收拾收拾，辭辭師父的靈，謝謝師娘的恩，就同我到那邊去。我再同你進城去。謝華公子也不宜遲了。琴言依了他帶回的東西也不多。叫人幫了那小使收拾捆紮停當。蕙芳叫人一擔挑了回家，又拿出十吊錢的票子，代琴言分賞眾人。琴言穿了衣帽，拜了師父的靈，倒也傷心，哭了一會，又向師娘拜辭。長慶媳婦也著實傷心，掉了好些眼淚，又囑付了幾句話。茂林見此光景，也無心飲酒，隨著出來。長慶媳婦直送到門口，琴言灑淚而別，回到蕙芳寓處，明日長慶媳婦謝了茂林一百吊錢。茂林倒也不想，已心滿意足的了。誰知琴言命中磨蝎頗多，雖出了師，忽又生出氣惱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四十四回

聽謠言三家人起釁

見惡札兩公子絕交

話說琴言出師之日。就是華公子賞花之日。明日華公子分咐珊枝著人去叫琴言回來。珊枝派了一箇外跟班姚賢。一早出城。到了長慶寓處。見了伍麻子。說假期已過。叫他進城。伍麻子道。琴言麼。昨日有人替他出師。已經搬了出去。只怕未必進城來了。姚賢聽了。一驚道。這話怎麼說。

我家的人。怎樣私自放走了。如今他搬在那里。伍麻子道。我不知道。聽得說替他出師的。是箇江南人。想必就在他家了。姚賢道。豈有此理。你們就要出師。也回明公子。沒有這樣的。我們公子知道了。如何肯依。那就了不得了。伍麻子道。不干我事。這是他師娘作主。誰能攔阻他的。姚賢道。如今到底在什麼地方。我好去找他。問箇明白。伍麻子道。住處實在不知。只聽得說他還進城呢。況且他還有多少東西在城裏。豈肯扔掉了。自然還要進城來的。伍麻子說得。不明不白。急得姚賢什麼似的。又問道。你們的奶奶呢。待我當面問他。麻子道。他不在家。一早上墳去了。姚賢無奈。只得出來。走到戲園門口。正待閒望。忽聽後面車聲。麟直衝過來。躲開一看。卻像兩箇相公。坐在車裏頭的好像琴言。待要趕上看時。車已去遠了。姚賢想道。原來他倒在外邊這樣快樂。一定又到那裏去陪酒了。姚賢一面想。一面走。忽前面來了兩箇熟人。一箇二十九歲。叫孟七。是徐子雲的家人。一箇三十九歲。叫胡八。是奚十一的家人。

都是本京人。那胡八與姚賢是兩姨中表。這三箇人都是相好的。這日胡八因主人患病無事出來。找了孟七聽戲。想到館子裏去喫飯。遇見了姚賢。又是城裏出來的。便一把拉住各人問了好。便邀進了館子。要了幾樣菜。兩壺酒。細酌閒談。孟七問起姚賢。倒有空出城閒逛。姚賢道。那裏能閒逛。我們的差使是有專司的。就沒有事。也不能遠離一步。今日公子叫我來找琴言。假期已滿。叫他回去。誰知又找不著他。孟七聽了。怔了一怔。道。還要叫他進府嗎。姚賢道。正是我方纔到他師父家。遇見一箇麻子。說得不明。不白。說昨日一箇江南人替他出了師。同了去了。我想他現在我們府裏。外人如何敢替他出師。又帶他去。這也實在。是箇奇聞。況我們公子待琴言怎樣的恩典。一月給他師父二百銀。格外還有賞賜。他的分兒。在府裏除了林珊。枝還有誰比得上他。他竟絕不感恩。辭也不辭。竟同人走了。我想天下竟有這樣忘恩負義的人。我回去稟明了公子。定然要拿轉來。這就看他的造化罷。孟七聽了。笑道。那



裏的話。這是誰哄你的。琴言好好的在這裏。何會同什麼  
江南人出京。這是謠言聽不得的。姚賢道。這到不是訛言。  
是他家裏人講的。孟七道。你別信這話。你且喝一鍾。我告  
訴你。這琴言從他師父死了。告假出來。卻天天總在我們  
園裏。我們老爺爲他請了半月多客。至于出師的事。不曉  
得是琴言求我們老爺的。還是我們老爺愿意與他出師  
的。昨日我們管總的。叫我去到日新銀號。開了一張二千  
四百兩的銀票。又一張五十兩的。交與蘇蕙芳替琴言出  
師的。方纔我們在路上。還見他同蕙芳坐在一車。又到我  
們園裏去了。看這光景。想是我們老爺要使喚他。我們當  
是不在你們府裏了。所以來伺候。我們老爺。若知道還在  
你們府裏。我們老爺與你們公子。這般相好。我見他們彼  
此常送古董玩器。狠重的東西。都肯送。若要這箇人。只消  
寫箇帖兒。與你們公子。難道公子不肯送他。何必花此二  
千四百銀。真冤不冤。姚賢道。原來如此。就是你們老爺要  
他。也應告訴我們公子一聲。現在還沒有出府。不是我說

品花寶鑑 第四十四回  
你們老爺也有點冒失。那胡八道這琴言我沒見過。不知怎樣生得好呢。就是我們老爺前月在宏濟寺魏大爺處叫他陪了一天酒。將我們姨奶奶的一對翡翠鐲子賞了他。這鐲子在廣東買還值一千四百塊錢。在京裏更貴了。如今我們老爺病倒了。也沒見他來看過一回。這人大概是沒有良心的。既跟了你們公子。又想跟他們老爺。可見是箇無恒心的了。以後還不知要跟誰呢。他二人不知底裏。隨口講了一遍。似是而非的話。姚賢喫了飯。道了謝。就

進城來。見了珊枝。將琴言近日的事。先照伍麻子。後照孟七胡八的話。沒有少說一句。說得順口。還添了好些。又說路上見他與一箇相公同車。想是陪酒去了。珊枝聽了。呆了一會。說道。這是什麼話。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要照你的話回。若有假的在裏頭。就了不得了。姚賢道。我怎敢撒謊。這是徐老爺家的孟七爺。並奚家的胡八爺。講得有憑有據。我敢添一句。對出謊來。是好耍的麼。珊枝心裏細想道。琴言何敢如此負恩。非特公子白疼了他。我也白白的照

應他一番了。又轉念道。看他的心。總是勉強在此。心上又  
有什麼梅少爺。自然在外面快樂。但到徐老爺處。也還罷  
了。怎麼連魏聘才。奚十一。都陪起酒來了。就不顧自己身  
分。也應留公子臉面。翡翠鐲子。也不算什麼寶貝。就這麼  
下作。偏在府裏時。裝腔作勢。十三太保的樣兒。冷氣逼人。  
原來也報應在我眼裏。此時就要替你遮瞞。也不能了。不  
如照直說罷。這是有骨氣的人作的事。也可燥燥人的臉。  
說他身分好。不像箇唱戲的。全沒有半點下作脾氣。如今  
好罷。倒是那有些下作脾氣的。不敢告假。鬧出笑話來。主  
意定了。便走到內書房。在粉牆外。低低的喊叫。那小香兒。  
聽得香兒在裏頭。咯吱吱的笑。喊了幾聲。纔出來。香兒問  
是什麼事。珊枝道。要回話。香兒道。公子到園裏去了。珊枝  
道。公子一人去的。還是同奶奶去的。香兒道。公子在這裏。  
帶了寶姐姐。珍姐姐。蕊姐姐。到園裏。還是看桃花去了。奶  
奶沒有去。珊枝又聽得裏面一人說話。你聽是誰。那人道。  
是林珊枝兒。還有誰。珊枝知是花珠荷珠。就急往園中來。



只見姹紫嫣紅和風駘蕩。一徑往留仙院走去。到了園後。聽得笑聲盈耳。又像念詩的。卻是女兒聲口。珊枝便輕了脚步。繞到西邊。隱身在太湖石後。從石穴中遠遠望去。只見蕊珠穿了桃紅袖袄。綠袖背心。跪在桃花林下。背的是長恨歌。背到了。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到了梨花一枝春帶雨。便重了兩句。背不下去。公子哈哈大笑道。跪了之後。還背不出來。只好打了。見蕊珠漲紅了臉。越想越想不出來。旁邊愛珠在那裏笑他。寶珠在公子身後。抓著臉羞他。羞得蕊珠要哭出來。這兩日公子與夫人。把這十珠作箇消遣法子。教他們念唐詩。念熟了背。背錯了要罰。如錯得多的。跪了還要打幾下手板。今日寶珠背了李義山無題六首。錯了一字。沒有記過。愛珠背了琵琶行。竟一字不錯。蕊珠背長恨歌。已經錯了許多。故跪在

地下又背不出來。那三珠又一言半語的笑他。他已氣得  
難受。又不敢站起來。跑了出去。華公子在那裏笑得有趣。  
忽見太湖石洞裏像有人偷望。便問一聲誰在太湖石背  
後。倒把珊枝唬了一跳。忙走上前垂手站立。公子道：你來  
爲什麼又不上來。要躲在石後。珊枝道：奴才方纔走來聽  
得公子正說著話。故在太湖石後瞧一瞧再上來。公子道：  
有什麼話說。珊枝道：今早打發姚賢去叫琴言。姚賢回來  
了。公子道：琴言呢。珊枝道：琴言沒有回來。公子道：琴言怎  
麼還不回來。難道還有事呢。珊枝道：這琴言恐怕不能來  
的了。公子聽了倒喫一驚道：怎麼說。琴言有病麼。珊枝道：  
沒有。公子道：既沒有病。爲什麼不能來呢。珊枝故作吞吞  
吐吐的。公子十分疑心。忙道：姚賢回來是怎樣說的你快  
說。不要支吾。珊枝道：說了恐公子生氣。公子聽了一發疑  
心。就追緊了。珊枝將姚賢回來所說的話細細說了。四珠

婢聽了也覺詫異。那蕊珠尙跪在地下。呆呆的看著珊枝  
講話。自己忘其所以。花片落了一頭。還拿一片花瓣在嘴

裏嚼了一會吐在愛珠手上。愛珠瞅了他一眼。華公子聽了這些話。不覺大怒。把臉都氣得白了。連說有這等事。可恨。可恨。琴言喪盡天良。人間少有。而度香笑裏藏刀。欺人太甚。難道我就罷了不成。你明日還叫姚賢去。務必把他叫來。我問問他。是何緣故。我也不管什麼。徐度香。我自然不能依他。與他評箇理。天下有這麼欺人的事情麼。若不相好的人也罷了。既係相好。就不該有心欺人。從前何以不早與他出師。要到我這裏來了。纔賣弄他的家私。替他出起師來。這琴言實在可恨。那一樣待差了他。一心向著那邊。珊瑚枝婉言勸道。公子請息怒。琴言本來進京未久。他師父又是箇不會教訓的。由他的性兒慣了。在這裏半年。不要說沒有委屈處。就走遍天涯。也找不出這地方。不曉得他爲什麼。背地裏總是顰眉淚眼的。他另有心事。講不出來。這種沒良心的人。公子還放他心上作什麼。據奴才想。倒不生氣。看他在徐老爺處。也不長的。徐老爺園裏。天天有十箇八箇人。若待他與衆人一樣。他必不相安。斷沒

有將野鷄養成家雞的壞了良心。還有什麼好處。只怕天也不容。況且那箇奚十一。奴才雖不認識他。聽說是極混賬的人也。陪他喝酒。豈不辱抹殺人。奴才想這一件下作事。就不到徐老爺處。也可以不要他了。公子聽了。珊枝的話。氣略平了些。珊枝又對寶珠丟箇眼色。寶珠也勸道。珊枝的話說得是。琴言若果真心向著公子。就有人替他出師。他也不肯瞞著公子。必來稟明一聲。如果他來稟明公子。難道公子不肯與他出師。這箇人又糊塗。又沒有良心。還要他作什麼呢。況去年原是他自己要來的。今年又是他自己要去的。公子待他的恩典。那一箇不知道。這是他自己沒福。消受不起。若公子必要叫他進來。諒他也不敢不來。但倒像少不得這箇人。他自己一發看得自己尊貴了。奴才想以後隨他來也好。不來也好。橫豎府裏不少這箇人。至于徐老爺自然更不該。但勸公子也不必與他較量。爲著一箇不要緊的人。傷了兩代世交情分。且人自然也說徐老爺不好。搶人家的人。豈有不贊公子大量麼。公

子被這兩人勸了一番。氣雖平了些。究不能盡釋。坐著不語。蕊珠跪了這半天。雖有箇墊子墊著。膝蓋也跪得狠疼。又遇著要小便起來。滿臉飛紅。那要笑要哭的光景。令人可憐。公子生了這一回氣。又聽珊枝寶珠說話。就忘了他。還跪著。蕊珠急了。只得說道。跪到明日。也想不出的了。要打倒是打罷。公子聽了。倒笑了一笑道。起來罷。我也忘了。你還跪著。蕊珠站起來。曲著腰。將膝蓋揉了揉。徇徇洋洋的走開道。冤不冤。跪了這半天。找箇僻靜地方小解去了。華公子起身回夫人房內。寶珠愛珠隨了進去。珍珠等蕊珠同行。珊枝慢慢的送公子出了園。正要走時。忽然一把花瓣撒了他一頭。急回頭看時。見蕊珠珍珠罵道。人家跪著你倒在石洞裏偷看人。瞎掉你的眼睛。珊枝道。明日還要挨打呢。說著也就走開了。公子回房見了夫人。欲不題起。心上又忍不住。就將子雲與琴言出師的事說了。華夫人道。什麼叫作出師。華公子道。當年他師父也是花錢買來的。所以掙的錢都歸他的師父。有人替他出了師。那就

不算師父的人。由他自己作主了。昨日度香花三千四百兩。與琴言出師的。華夫人道。這麼說。琴言就是度香的人了。公子道。可不是麼。我心上實在有氣。度香眼底無人。也不告訴我一聲。公然如此。我明日倒要親去問問他。我還要將琴言攆出京去。不許他在京裏。華夫人笑道。爲這點事。也值得生氣。人家愛替他出師。干我們甚事。究竟琴言也算不得我們家裏人。他不願意在這裏。隨他罷了。度香的老爺。與我們老爺是至好。何必爲著琴言。傷了世交的情分。我勸你可以不必。琴言倒底算箇優伶。若鬧起來。這狎優二字。就難免了。華公子是素來敬愛夫人的。聽他心平氣和的講。心中的氣亦消了一大半。口內答應了一句說得是。但又捨不得琴言。忽又轉念過來。欲行不可。欲罷不能。惟是無情無緒的光景。華夫人又寬解了一回。華公子只得暫爲放開。過了一夜。明早忽又惱起來。叫珊枝將琴言的衣箱什物。裝了一車。寫了箇帖兒。著珊枝親到怡園。面交度香。看他怎樣。珊枝只得遵命而行。這是琴言出

師第二日。琴言原要今日進去。適子雲于初六日要請客。一來與南湘春航送場。並請屈道生。約子玉仲清等相陪。今日已是初四。索性到初七進去。並說寫箇字帖。與華公子。說他過了假期。一因身子不快。二因留他逛幾天。所以琴言倒也心安。樂得多頑幾日。那日蕙芳出門去了。琴言便到怡園來。此時梨花已開。子雲次賢與寶珠在梨院閒談。琴言進來相見了。次賢笑道。玉儂如今由你自己作主了。不如辭了華府。到這裏來罷。琴言笑道。我倒狼愿。但怎樣去辭那邊呢。子雲笑道。那還了得。華星北必說我奪其所好。這官司還打得清麼。不要弄到叩闕起來。到初七日也可回去了。你是幾時出來的。琴言道。正月二十七。子雲道。已四十天了。怎麼這樣快。琴言道。我在府裏。又覺日子慢。在外面。又覺得快了。子雲對次賢道。這兩天竹君湘帆都在那裏抱佛腳呢。湘帆無怪乎其然。他要在媚香跟前爭箇臉。竹君也坐得定能寫字作文。可見功名心切。是人。不免的。次賢道。今年有兩條道路。不中進士。還可以考。

試博學鴻詞中了鴻詞科。比那進士不好些麼。子雲道。比中進士難多著呢。我是不能想這箇好出身。想中箇進士。還不算妄想。偏又補了缺。叫人掃興得狠。今年只好看人熱鬧了。你們看今年竹君。湘帆二人誰拿得穩。次賢道。他二人本事不相上下。湘帆是當行出色之文。竹君是才氣縱橫。恐怕遇著那冬烘考官。就要委屈了。殿試工夫。竹君不及湘帆。若試鴻詞。竹君倒要擅長了。我看今年庾香是必得的。劍潭卓然也有九分。子雲道。你自己呢。一發拿得穩了。次賢道。也不去考。我自知無福。子雲道。這叫什麼話。你不應舉也罷了。還可以說得無心進取。這鴻詞原是品定海內人才。就是那些老前輩退居林下的。還來應考。豈有全才如你。倒不去的。那時我託人硬把你薦了。由不得你不去。次賢笑而不答。寶珠道。若考中了。作什麼官呢。子雲道。翰林院編修。琴言道。庾香是箇秀才。也可考麼。子雲道。可以。琴言道。你自然也去的。子雲道。現任官不準考。我已補了缺。就是前舟只怕也不能的了。五月前後。總可得



缺正說話間。忽然管門的進來稟道。華公子打發人來。要面見老爺。還有幾箇箱子送來。子雲詫異道。什麼箱子。叫來人進來。話言未了。只見珊枝已走到梨院。琴言望見珊枝。早躲進屋後。潛身聽他。所爲何事。珊枝見子雲次賢。請過了安。說道。公子與二位老爺請安。有一封信在此。便雙手呈上。子雲接來看。見封面上有皮箱四箇。面交徐二老爺查收。纔卽問了華公子好。將書拆開。次賢在旁同看。只見寫道。

正月二十七日。小价琴言因其師長慶病故。告假一月。經理喪葬。今已逾假數日。弟于昨日著家人姚賢出城。喚彼回來。始知吾兄已爲琴言出師。並已收用。今將其箱籠什物。一併送上。祈卽查收轉交。想琴言斷無顏面。前來自取也。但聞此子下流已甚。曾于各處陪酒。不擇所從。惟利是愛。弟聞之髮指。本欲拘回重處。猶恐有負尊意。但以後務宜嚴加管束。勿使仍蹈前愆。兄雖大度優容。不與較量。而弟必留心查察。如有聞見。必爲詳達。

代兄攆逐。勿使名園玷辱也。匆匆此佈。並候道履。

子雲看了。正不知從何說起。不白之冤。有口難辯。氣得兩手冰冷。與次賢面面相覷。冷笑了幾聲。次賢問珊枝道。你公子對你說什麼。珊枝道。沒有講什麼。就叫小的將琴言的箱子交明老爺。問有回信。沒有回信。子雲氣得說不出來。次賢道。奇了。這話從何說起。此時也不及寫回字。明日我同徐老爺見你公子當面講罷。珊枝答應了。是退了。出去將箱子送來。交與門上。自行回去。不題。這邊琴言尙不

知緣故。似乎聽得將箱子送來。知珊枝去了。忙走出來。見子雲面貌失色。靠在椅上。寶珠與次賢還看那信。琴言過來要看。次賢意欲藏過。子雲道。給他看看。這是那裏說起。華星北真不是人。聽了誰的話。這般糟蹋人。可惱。可惱。琴言不看此信。還可。看了。不由得傷心起來。一字字看去。忽然一腔怒氣。直湧上來。眼前一陣烏黑。喉中如物噎住。透不得氣。兩眼一翻。望後便倒。把子雲次賢寶珠皆唬呆了。連忙扶住了他。子雲指定人中。次賢一手扶住了背。一手

摩著他心。聽得喉咽裏痰响。次賢抱起了。將他坐在身上。有一盞茶時候。纔見琴言將頭一點。又俯著身。吐了一塊痰。又嘔了許多。寶珠道。好了好了。便拍著他。琴言漸漸的甦來。兩眼一睜。淚如泉湧。子雲等看了。好不傷心。寶珠的眼淚。索落落掉箇不住。大家扶了他到醉翁床上。將箇枕頭與他靠了。子雲道。不要傷心。明日我同你去一對。就明白。了。琴言忽然放聲大哭。這一哭。真有三年不雨之冤。六月飛霜之慘。子雲等攪得柔腸寸斷。這三箇人也無從勸

得一句。直哭到一箇時辰。尙是有淚無聲。黯然而泣。子雲見琴言如此。甚是傷心。因想道。華星北過于欺人。不問真假。我本要與他講箇明白。但我去剖辯。倒長了他的志氣。道是去招陪他了。索性罷了。斷了這箇交情。也不要緊。說道。玉儂不必哭了。你的好處。都是共見的。這些話有誰信。他一定是林珊枝從中挑唆。以至如此。連我也怪到這樣。我想你那一處不可安身。豈必定要仗著他。既將你的箱子送了來。你也索性不必去見他了。再去見他。必遭羞辱。

且在這裏住幾天。再作商量。琴言猶是嗚嗚咽咽的道了。謝說道。你這樣恩義待我。叫我沒齒不忘。又爲我受這些氣惱。總是我這苦命人。害了多少人。我實不要活了。死了倒乾乾淨淨。氣惱也沒了。在一日恨一日。已經多活了兩年。如今極該死的時候。說了又哭。次賢說道。你當初進華府時。我早對度香說過。必無好處。如今既已出來。倒也是件好事。以後你就一無罣碍。由你怎樣。舊業自然不理的了。你就在這園中與我作箇忘年小友。我將那琴棋書畫。詞賦詩文。教你件件精通。將來成箇名流。不强如在華府當書僮麼。應該自己歡喜纔是。何必傷心呢。且他也是氣忿時候寫的。自然就沒有好話了。子雲道。靜直說得是。我將來索性將你們那一班一齊請了過來。在園中住下。都不要唱戲。幾年後倒栽培一班人物出來。總比那些不通舉人。與那三等秀才。強了百倍。卽對次賢道。失言失言。你是優貢。已不在秀才之列了。次賢道。我固是箇秀才。但也是箇舉人。子雲道。我原不通的。寶珠要解琴言的愁悶。



西廂記

第四十四回

二

便笑向次賢道。優貢優貢。我們這優班。還在貢班之上。我們念起書來。就真是那學而優。適或作了官。又成了仕而優了。次賢笑道。這還了得。非但罵我。連度香也罵在裏頭了。寶珠深深陪罪道。恕我無心之言。子雲也笑了。琴言方止了哭。只見蕙芳來了。見了琴言光景。著實詫異。問了緣故。便拍手稱快道。天下有這麼好事。真求也求不到。還哭什麼呢。次賢又將子雲不要他們唱戲。要他們在園裏的話說了。蕙芳道。這是極好的。只怕我們生了這箇下賤的命。未必能有此清福。我這兩年內。就想要改行。但又無行可改。這跟官一道。與唱戲也在伯仲之間。若做買賣。又不行。且在這京裏。就改了行。人家也認識。總要出了京。纔能改圖。你道我唱戲。我真願麼。叫作落在其中。跳不出來。就一年有一萬銀子。成了箇大富翁。又算得什麼。總也離不了小旦二字。我是決意要改行的。寶珠道。我的心也與你一樣。但不知天從人願否。是夜三旦在園中談談說說。琴言亦解了許多愁悶。子雲對蕙芳道。玉儂在你那裏也。



是不便。你不能在家陪著他。不如叫他到我這裏住幾天。罷以後再作箇道理。總要與他想箇萬全的法子。蕙芳道。起初原不過想留他一兩天。就進城的。如果常在我那裏。真也不甚便。他又比不得從前了。不如搬到這裏來。也有箇散悶地方。不知玉儂意下如何。此時琴言有甚主意。便說道。這裏卻方便些。于是寶珠蕙芳是夕也陪了琴言。同在園中梨花院內住了一夜。子雲回宅後。次賢也自回房。他們三人同榻。足足講到五更纔睡。且說珊枝回去。華公

子便問到怡園見了度香。怎樣光景。珊枝道。今日見他們在梨花園內。奴才進去。見琴言寶珠。琴言見了奴才。卽躲開了。徐老爺問了公子好。將帖兒折開看了一會。一句話也沒有講。就只冷笑一聲。蕭老爺說不及寫回字了。回去與公子請安。我們明日見了公子當面講罷。奴才將箱子交給他們。門上也就收了。華公子打發珊枝去後。心上想子雲必定認箇不是。自將琴言送來。可以消釋此恨。誰知不發一言。公然笑納。連回字也不給一箇。這般可惡。還是

蕭次賢周旋了一句。這一氣就如周公瑾遇了諸葛武侯一般。不覺雙眉倒豎。臉泛濃霜。倒也講不出什麼話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四十五回

佳公子踏月訪情人

美玉郎扶乩認義父

話說琴言在怡園住下。賴有子雲次賢日爲開導。又有那些名旦不約而來。或有煮茗清談。或有咏花鬥酒。園中的勝景甚多。今日在牡丹臺。明日在芍藥圃。倒也把愁悶消去了一半。昨日子雲又請了屈道生。梅子玉。史南湘。顏仲清。田春航。劉文澤。王恂等。並有諸名旦全來。會了一日。因

南湘春航次早要入場。所以散得甚早。且說子玉又與琴言聚了一日。知他出了華府。十分歡喜。但因昨日人多。彼此未能暢談衷曲。今日晚飯後。想趁著那一鈎新月。去到怡園。也可暢敘一會。遂稟明了顏夫人。帶了雲兒。乘輿而來。進了怡園。卻值子雲未回。到了次賢處。子玉尙未進門。聽得有人在那裏高談濶論。次賢見子玉來了。卽忙出來。要請到裏面。子玉問道。何客次賢笑道。不要緊。是箇湖州王客人。販些古董書畫筆墨等貨來託銷的。子玉進去。那人便鞠躬如也的直迎上來。深深作了一箇揖。子玉也還了禮。見那人有五十餘歲。相貌雖俗。倒生得一部好鬚。直垂至腹。王鬚子見子玉清華瀟灑。知是箇貴公子。頭一句便問家世。第二句就問科第。子玉倒有些不好意思。次賢代他答了。王鬚子道。在下作箇斯文買賣。二十年來。走了十四省。就是關東甘肅廣西。沒有到過。其餘各省。都已走過幾回。去年八月。在江西吉安府。遇見尊大人。正在開考。候考完了。也進去叩謁過兩回。消了一箇宣爐。十匣筆尊。





大人還到小寓來回拜的。不瞞梅少爺講。在下到一處。都  
有些相好。少爺要用什麼書籍。以及筆硯玩器之類。我留  
一箇摺子。在蕭老先生處。有合用的。開箇單子。打發管家  
來取便了。我寓在古香齋書畫鋪。那王鬍子好不話多。子  
玉有些發煩。無奈王鬍子要候子雲回來。消些東西。還有  
一部圖書集成。這部書是箇難消的。心上要想求子雲買  
這部書。情愿減價。只要三千銀子。今日看來。也要在園中  
下榻的了。次賢覺得子玉有些嫌他。便對子玉道。何不到  
玉儂處談談。今日又挪到海棠春圃。相去不遠。子玉正中  
心懷。次賢便叫書僮引路。送子玉到了海棠春圃。望見琴  
言穿著隨身的月白夾袄。腳上是雙大紅盤花珠履。倚著  
海棠花樹。對著塊太湖石。在那裏凝思。書童咳嗽一聲。琴  
言回頭見了子玉。便笑盈盈的迎上來。說道。來得正好。你  
看夕陽欲下。映著這些花。分外好看。快來看罷。子玉笑著  
走過來。二人倚著欄干同玩。琴言道。人說海棠有色無香。  
你不聞見香麼。我覺得比別的花還香些。子玉笑道。已經

占了國色何必還要占那國香。這香只怕是那邊丁香的香。若說海棠的香無此濃厚。他也有一種香氣。是藏在花肌膚裏。顏色中不肯輕易吐出。要人將花凝眸諦視。良久。良久。他那一種清香自然隨人的心上到鼻孔中來。也不是人人聞得出來的。你不信你就將那一枝垂下來的。細細的聞聞。管保不是方纔吹來的那種香氣。琴言果然走上臺階。手扳一枝海棠。看了一會。又聞了一回。點頭微笑道。果然果然。你真是細心人。這香就像與花的顏色一樣。

說他不香。卻真有香。說他香。又不像別的花香。真正恰是海棠的香。子玉笑道。此所謂心香。如何可以比得別的花香呢。豈有嬌如海棠。而云其一無香氣。此真爲唐突名花了。二人在花下談了一會。纔進屋子坐下。子玉道。你如今出了華府。無拘無束。所有那些愁悶都可消了。況在這箇園子裏。一年四季都可遊玩。又有那一班常見的。時來時往。比在師傅處更好了。琴言道。那自然。若說在師傅處。卻是第一的不好。那日點了我的戲。心裏就像上法場要殺。

的一樣。及到上場。我心裏就另作一想。把我這箇身子。不當作我就當那戲上的那箇人。任人看。任人笑。倒像一毫不與我相干。至下了臺。露了本相。又覺抱愧了。再陪著箇生人在酒席上。就覺如芒刺在背。看著他人自然得狠。有說有笑。我也想學他。但那時心口都不聽我使喚。也不懂得是什麼緣故。後來要到華府時。心裏想不知怎麼受罪。及進去了。倒也不見得怎樣。惟有這片心。人總瞧不出來。就算格外待得好。究竟把我當箇優伶看待。供人的喜笑。至于度香待我。還有什麼說的。但我此時身雖安了。心實未安。從前在火坑裏。受這些孽障。只求早死。也想不到如今還能出來。既出來了。我的心倒比從前更亂了。戲是決意不唱。奴才也不再作。但又作什麼呢。人既待得這麼好。我只是愁愁悶悶。也叫人疑惑。說我不知足了。所以我此刻另有一種活路。上煩悶。不是死路上的算計。這話我也沒有對人講過。只有你知我的心。所以今日告訴你。既未到十分危急。也不便視死如歸。但生在世間。沒有一箇歸

著你教我這心。怎能放得開呢。子玉連連點頭道。你慮得極。是我倒有箇主意。就祇怕遇不著這箇人。此時你在京裏。人人知道你的出身。若到了別省地方。人家如何知道。豈不與平人一樣。但是那裏有這箇好人。同你出京去呢。琴言道。你怎麼倒願意我出京嗎。子玉道。我豈愿你出京。我的心裏。是愿與你終身相聚。同苦同樂。祇恨我一無能。爲與廢人一樣。還時時慮著老人家回來。或再放了外任。要帶我出去。幸而此時還未到這田地。但替你想。也不好。儘爲著我耽誤了你一世。琴言道。這話也是白說的。除非候你作了官。纔可提拔我。靜宜說。今年要考博學宏詞。若考中了就好了。子玉道。這如何拿得定。我倒不想中博學宏詞。作翰林。我祇想得一箇外任的小官。同了你出去。我就心滿意足了。二人這一回。已談到定更時候。祇見新月半窗。花枝弄影。忽聽得外面子雲次賢進來。子雲叫道。庾香在這裏麼。子玉連忙答應。琴言接二人進來。一同歸坐。子雲道。今日二位。真可謂暢談衷曲了。次賢道。今日園中

苦樂不均。我被那王鬍子纏得發昏。要消這樣。要消那樣。據他的想頭。差不多把他帶來的東西。都消在這裏纔好。子雲道。老王的鬍子。越發長了。其實這箇人。倒也不討人嫌。就是利心過于重些。古今圖書集成。我雖有一部。這箇也祇好我們留下罷。這部書也不過如聾子的耳朵。擺設而已。留他住兩天。倒要看看他扶乩的本事。是哄人的。不是子玉道。他會扶乩麼。次賢道。他說去年在岳陽樓遇著箇道士。傳授他。據他說靈驗得狠。並不是哄人。子玉道。幾時請他來扶乩。我好看看。子雲道。我留他住下。就是爲此。要不然。就是明日。我們把幾位相好的。都請來。那金吉甫。我也往還過了。人極風雅。明日一并請來。結箇仙緣罷。子玉笑道。我是必來的。子雲道。既如此。就是明日辰刻畢集。此時就叫人去知會。一面分付家人。到各處去了。子雲道。今日月光不足。辜負名花。叫把那像生花燈。點上幾盞來。挂在樹上。家童忙到廂房內。開了櫃子。取出十二盞海棠燈。是用通草作成。花朵中點了小白蠟。挂起來十分好看。

子雲道。對此好花。也須小飲幾杯。况庾香也來久了。子玉道。可不必了。時候不早。要回去了。子雲道。略飲數杯。領領玉儂的情分。吩咐隨便拿幾樣果菜來。當下四人小酌了一回。已經二更。子玉告辭。子雲又囑明日務必早到。子玉答應。而別。次日清晨。告稟顏夫人。要去看扶乩。並要問問自己前程。顏夫人是從沒有阻過他的。子玉到了辰刻。因是仙壇衣冠而去。是日一早。屈道生同金吉甫先到。隨後顏仲清。劉文澤。王恂。一齊都來了。子玉到了。各人與吉甫相見。敘了些彼此仰慕的話。只有史南湘。田春航。在場中未來。相公們到的是寶珠。蕙芳。素蘭。玉林。漱芳。蘭保。桂保。春喜。琪官。連琴。言剛。是十人。王鬍子過來。也與諸人敘禮。他卻都是認識的。與屈道生更是多年相好。王鬍子道。今日人多。仙壇要設箇寬綽地方纔好。子雲道。我估量著人多。已經叫人在含萬樓上鋪設了。又笑問王鬍子道。你是主壇的法師。請教你。今日是喫齋呢。還是喫葷。王鬍子笑道。神仙也是喫肉的。只不用葱蒜五葷罷。子雲道。這狠好。我

們菜裏本不用葱蒜的。于是分咐擺早飯。喫了好上壇計。算人數。共是十九位。就在次賢處擺了三桌。喫畢。纔到午。初子雲先上樓去。看看鋪設。遂命人請眾位上樓。王鬍子看那樓中。好不精緻。是五大間。卻分作五處。兩面開窗。中設了仙壇。看不盡玉壺寶鼎。古畫奇書。王鬍子自忖。一生販買古董。從未見過這些好的。凭闌眺望。猶如身在蓬萊。想揚州鹽商家那些花園。也算精工的了。如何比得上這裏。再如平山堂虹園。也不能彷彿。至于侯石翁的起鳳園。更不必提了。這邊子雲取出商彝周鼎。漢鼎秦盤。斟上百花釀。焚了百和香。中鋪上一盤淨沙。擺了一箇仙乩。大家下樓。冠帶盥漱已畢。從新上樓。王鬍子上前。虔誠默禱。一連叩了九箇頭。先焚了一通風符。次雲符。又鶴符。候了約有半刻時候。要請兩位仙童扶乩。便點了玉林漱芳二人。扶上。又有半刻工夫。不見運動。王鬍子又磕了頭。再焚箇催符。玉林漱芳呆呆的扶著。見那乩像有些動。玉林把手一撥。便旋轉起來。滿盤走了一回。畫了無數的圈子。玉林

疑是漱芳。漱芳疑是玉林。兩人對著微笑。那乩畫了一回。畧停一停。忽又運動。上下往來成了兩箇字。王鬍子將筆寫了。子雲等就在兩邊看時。分明是珍珠兩字。後又一連寫了五箇。是爲輦玉爲輪。再看又寫了七箇。王鬍子一一記了。已得了兩句七言詩。眾人點頭暗暗稱奇。又見運動得更快了。斜斜的兩行。寫得甚草。王鬍子卻認得。寫了出來。是。

珍珠爲輦玉爲輪。去請瑤臺絳闕真。朱鳥窗前問阿母。

碧桃花樹幾千春。

原來是首降壇詩。眾人知是女仙。越加敬謹。復又寫出數語道。吾仙杜蘭香奉金母命。至東海蓬萊仙闕。邀請碧霞仙府神君。便道來遊。王鬍子有何疑問。王鬍子連忙下了拜。來問道。那位要問。就請禱告。好待上仙判斷。眾人心上都沒有事。不過來看熱鬧的。及王鬍子問時。你推我。我推你。沒有一箇肯上前。子雲忍不住笑道。旣諸位沒有問的事。我要問一箇人。就叫玉儂。你來跪下。默禱。默禱。請上仙判。



判你的終身後來如何。琴言原想自己問問不好搶先上來。今見子雲叫他即便上前跪下叩頭默禱了一回。祇見乩上運動已寫了兩三行。琴言起來站在王鬍子背後看他寫出也是首七絕道。

薄命紅顏最可憐。杜鵑啼血自年年。再生不記前生事。父子相逢各惘然。

眾人看了不解其意。有的還在細細推求。但第四句總解不出來。琴言只是發怔。王鬍子道。你再禱告。禱告求箇註

解。琴言又禱告了。乩上又判了四句是。

前世之因今生之果。杜郎且退。屈翁上前。

屈道生聽了。恭恭敬敬上前叩拜。站立在旁。乩上又判了一首詩。王鬍子錄出眾人看是。

可憐一死因嬌女。三絕曾傳鄭廣文。後日莫愁湖上去。蓮花香繞女郎墳。

又判道。汝前生爲江寧府推官。杜郎爲汝嬌女。十五夭亡。汝傷悼成疾而歿。七十七年前事也。前因具在。後果將成。

子雲看了不禁笑道。據上仙所判。玉儂前世竟是道翁的女公子了。琴言不覺紅暈了兩頰。道生也覺奇異。欲要再問時。見乩又動起來。寫道。吾去也。坡仙來。寫罷。寂然不動。道生與琴言拜送了杜蘭仙。重新焚香換酒。眾名士一齊下拜。換了琪官春喜上來扶乩。道生道。今日坡仙必有佳作。我們當盥漱恭讀。只見乩上寫道。

翩翩裙屐佳公子。舞席歌場日終始。與似春山再展雲。情如秋浦長流水。

眾人看了都欣欣然說道。坡仙要作長古了。子雲叫人取了一幅白絹。戩研好了墨。請道生另寫。只見乩上又寫道。梅花一枝開春先。瑤琴三尺彈鷓絃。紅愁綠怨淚沾袖。明月一年幾度圓。

道生寫了。仲清對金粟道。這四句像是說庾香與玉儂的。金粟點頭。子玉看了。分明一箇梅字。一箇琴字。也知道是說他們二人的心裏。又想道。難道坡仙今日要將這十九箇人全寫入詩內麼。子雲與諸人也都看了。蕙芳呆呆的。

看著乩盤只見道生又照著乩上寫了四句是

春江水漲輕航出。蕙質蘭心人第一。大賈空存惜玉心。  
分香浪費金條脫。

蕙芳看了兩句喜動顏色。及看到分香浪費金條脫。不覺  
臉上又微泛紅潮。怕人題起潘三的故事。止有道生不懂。  
吟哦了幾遍。眾人心裏想道。怎麼這些事。神仙都會知道。  
這也奇極了。各各駭異。又見寫道。

名園公子中英于。彼于此俱有情。珠輝寶氣聯星斗。  
金光燦爛雲霞明。

道生寫了對著子雲吉甫道。這像是說你們二位呢。子雲  
吉甫俱說慚愧慚愧。寶珠看了也知道帶著他。且與吉甫  
相聯心甚喜歡。祇見又寫道。

石崇王愷人爭羨。世德勛門荷天眷。只惜豪華怒爨琴。  
明珠減價珊瑚賤。

仲清道。這不消說是華公子。子雲道。竟連前日的事都說  
出來了。你知道明珠珊瑚的故事麼。仲清道。我不知這句

的故事。文澤道。明珠是他有十婢。皆以珠字爲名。這珊瑚就是林珊枝了。又看寫的是。

冲寒一鶴雲中來。知爾磊落非凡材。依劉暫作王粲計。劍氣閃爍凌風雷。

子雲道。此是劍潭無疑了。又見寫道。

更有清才蕭穎士。漱芳六藝精文史。閒雲不肯出山來。賦價曾高洛陽紙。

道生道。這位是靜宜了。漱芳看見第二句。心中暗喜。神仙

贊靜宜也。帶著他的名字。可謂附尾了。一面看寫的道。

酒狂詞客何紛紛。眼底直欲空人羣。舉杯渴酌洞庭水。掉頭笑看吳山雲。

文澤道。這必是竹君卓然二公了。衆人說道。正是的。怎麼把他二人寫得如此活跳。真非仙筆不能。又見寫道。

劉晨子晉求仙去。十丈紅塵阻前路。均是龍華會上人。名場同日欣知遇。

次賢道。這是前舟庸庵了。衆人說是王恂道。我們這些人

都說完了。看以後還說誰。只見又寫道。

清芬竟體是蘭香。玉樹琪花列兩行。十樹瓊花十樣錦。  
春風喜氣滿華堂。

衆人道。首句是香畹。次句是佩仙玉艷。三句總說。末句是  
小梅。子雲指指一算名花已有了八人。只少靜芳蕊香兩  
人了。又見寫道。

春蘭秋桂非凡種。香色由來人所重。盡待神仙閒品題。  
羣花齊向天門擁。

子雲道。他們都說完了。就祇有道翁先生與鬚兄了。王鬚  
子拈著長鬚。候著乩上說他。道生道。我這老朽。恐怕未必  
能附諸名士名花之後。且如何能邀坡仙齒芬一粲。只見  
乩上又寫道。

曲終又見湘江靈。蛟龍出沒江濤腥。汨羅沉寃感天帝。  
千百餘世裡明馨。知君一生秉正直。風骨稜稜謝雕飾。  
嬌女含愁化玉郎。石頭城下傷春色。

道生寫到此處。不禁傷感起來。衆人亦皆嘆息。子玉道。據

兩仙所云。玉儂前身的真是道翁先生前世之女。今日相見。可謂有緣。道生聽了子玉之言。不覺淚下。原來道生六十無兒。並且喪偶。孤苦一身。是以觸動心事。悽然流涕。便呆呆的看著琴言。琴言也呆呆的看著道生。各有感傷之態。眾人也呆呆的看他二人。忽然乩上又寫道。

難得名花名士兼。長歌一紙示王髯。丙寅三月初八日。請得眉山蘇子瞻。

道生寫完。眾人正要觀看。忽見乩上又寫道。奉勅赴凌雲殿。撰文不能久留去矣。書完。寂然不動。眾人一齊拜送。焚符醮酒。俱欣欣然有喜色。家童收拾了仙壇。大家就在樓中坐下。又將仙詩同讀了兩遍。子雲分咐家人在承蔭堂擺了四桌盛席。便對眾人道。今日我有一言。上承仙命。不令人心。成了前因後果。兩仙乩上。俱判玉儂爲道翁前生。嬌女現在道翁無子。玉儂無父。我欲成此仙緣。要請道翁收玉儂爲義子。玉儂雖失足於前。未嘗不可立身於後。想先生決不以世俗之見論人。未識玉儂之意如何。而諸公

以弟之言爲然否。道生尙未回言。子玉喜動顏色。卽道。玉儂若得道。翁先生栽培。真是精金入冶。美玉成器。只求道翁不以寒微爲鄙。玉儂豈有不願之理。次賢與吉甫等都贊成道。這是極好的事。大約今日合當父子相逢。不然杜蘭仙何以特判出來。又單叫道翁上前。說明前因後果。不是也要撮合這件事麼。可見數已前定。子雲接口道。可勿三思。請到承蔭堂一拜就算了。道生想道。我看著琴言。雖係優伶。卻無半點習氣。度香早說過他多少好處。況我也

見過他好幾次。竟是毫無訛議的。若以爲義子。倒是箇千里駒。况他天姿穎悟。略一指點。便可有成。而且兩次仙乩。都說前生是我的女兒。自然他也会天性相親。主意已定。便道。恐福薄老人。未必能有此佳兒。眾人皆笑說。先生太謙了。琴言想道。兩次神仙。特爲我判出前因後果。我看這位屈老先生。真是天下第一等人品。得他教訓。也不枉了一世。况前世又是父女。但我斷沒有自己開口求人爲父的理。旣而聽見子雲之言。又測度子玉之意。眾人竭力贊

成道生一口應允。便也滿心歡喜。但終是面嫩。答應不來。紅泛桃花。低頭不語。子雲道。玉儂。你怎麼樣。道翁是極愿意的了。况你們前生原係父女。今世自然天性未離。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何妨答應。有什麼害羞處。說不出來的。琴言目視子雲。將頭點了一點。子雲哈哈大笑道。願意了。願意了。這也不是輕易遇得著的。就讓眾人到承蔭堂。鋪了紅毡。次賢子雲扶道生坐了。文澤仲清拉過琴言來。拜了八拜。道生受了。眾人稱賀已畢。道生又謝了子雲。便說道。弟是孤苦一身。並無家小。既承諸公雅愛作成。認爲父子。但我比不得那有子嗣的人。單只掛箇名兒。我既認了他。自就與親生的一樣。要教訓他。並且要隨著我去。不知他心上何如。子雲聽了。略一躊躇。卽問琴言道。這事要你自己作主意。旁人難以應答的。琴言道。這箇自然。我又沒有父母。豈有不追隨的道理。子雲贊了一聲好。子玉聽到此。未免有些傷悲。然也無可奈何。况從此琴言入了正路。故也喜多悲少。在琴言澈底一想。非但不悲。而且極樂道。



生便叫過琴言來說道。從今以後。須要改去本來面目。也不應常到外邊。在我寓裏讀書習字。出京日期也近了。你的名姓是都要改的。如今就依我的姓。改名爲勤先。留你一箇琴字在內。號就是琴仙。衆人都說改得甚好。琴言俯首聽訓。子雲與子玉見了這箇光景。頗覺凄然。以後就要另樣相待。正是從此蕭郎是路人了。子雲便請入席。第一席是道生。子玉吉甫。王鬍子。琴言。二席是仲清。文澤。王恂。子雲。九箇名目。分爲兩桌。各自敘齒。坐了三四兩席。琴言坐在下手。拘拘謹謹。也不舉筋。甚覺可憐。倒是道生體恤他道。凡遇熱鬧場中。當言的卽言。也不必過于拘謹。但存著箇後輩的分寸就是了。適生喝了幾杯酒。便與子玉吉甫。王鬍子談些閒話。王鬍子道。屈老先生。晚生這箇請仙的本事如何。還說我是賺人麼。道生笑道。今日之事。卻真稀奇。若不是我親眼見的。親手寫的。憑誰告訴我。我也不信。又道。鬍兄。你往常請仙。也有這麼靈異麼。鬍子道。今年過揚州時。在一箇鹽商家扶乩。請的什麼楊少師。寫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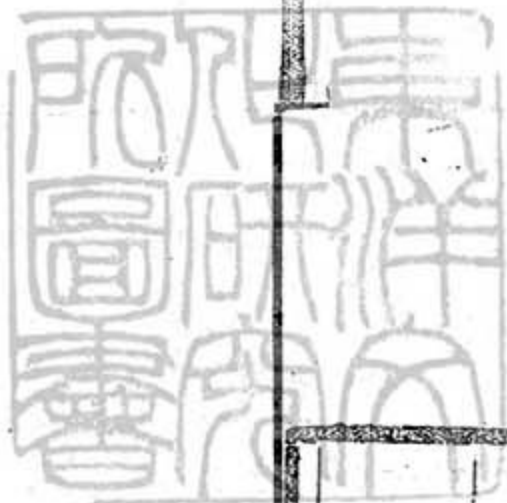
長篇把他家。閨門裏的事都寫出來了。嚇得那主人家。磕頭如搗蒜的哀求。方纔沒有寫完。第二次就要算今日了。往常請時。卻沒有這麼靈異。子雲笑道。今日說我們的詩中。也有兩句說著隱情。不過謔而未虐。蕙芳歎嗽一聲。惹得各席都笑了。道生也笑道。我也畧猜著些。但不知是怎樣箇始末。何妨與我說明。子雲道。我要說。又怕有人不依。我不說罷。玉林對漱芳說道。起初乩動的時候。我總當著你的手動。我想把我的手不動。教你寫不成。到後來不由得我的手。也跟著動起來了。漱芳道。可不是我先也打量是你作詭。及至寫了一句詩。我還疑惑是作出來的。後來纔知不是了。春喜道。我們扶的時候。手要不動。那乩自己就會跳起來。比你們頭一回。還動得快。琪官道。這神仙也。不知怎麼來的。就這樣快。就像在這園子裏一樣。真是心動神知了。蘭保道。那杜蘭仙與玉儂同姓。所以關切得狠。把他的前事都說出來了。總成了這件好事。寶珠道。我們前生就不知道是什麼人轉生的。吉甫說他也會請。我要

看看總未遇巧。素蘭笑道。你的前生不是說是箇尼姑嗎。

寶珠不覺得臉一紅。笑道。你怎麼知道。素蘭道。我聽見你自己說的。寶珠笑道。我竟忘記了。因遠遠的看著吉甫一笑。大家也不覺笑了。道生來了一天便要早回。對琴言道。明日我著人來接你罷。子雲道。先生何不搬來。那寓裏有甚好處。道生道。這箇最妙。我心上不好講。又要攪擾。我還要細細把你的園子逛一逛呢。諸名士道。若得道翁先生住在園裏。更有趣了。次賢道。前年園亭成後。一切布置。儼

也罷了。只有一樣。各處的聯匾。都是草創時定的。後來改造起來。往往有些不合式了。且書字撰句。就是我們二人。並無第三人斟酌。至今日看去。似覺草草。昨日我與度香商量。尚須添的添。換的換。非道翁及諸兄手筆。不可。仲清道。我們究竟還沒有逛到。須盡一日之興。遊到了。方可擬題。子雲道。含萬樓下。我想刻一篇怡園序。要借重道翁。明日搬來。第一就要請教這篇序。次賢笑道。他還沒有搬進來。來。你倒先索房租了。說得眾人大笑。道生約定明日即移。

過來。與琴言同住。以後琴言就改了姓屈。稱他爲屈勤先。人叫他號是琴仙。不叫琴言了。看官須自記明。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所  
圖  
書

